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七 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傳卷十七

宋 葉夢得 撰

襄公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夘衛甯喜弒其君剽

稱名氏以弒者大夫弒君之辭也甯喜衛大夫之三命者也喜甯殖之子殖既從孫林父逐獻公而立剽及疾復召喜命之使謀納獻公故喜先攻孫氏而殺剽是以為喜之弒也葉子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

不正治正蒯之與衎蓋不兩立也以衎之歸為正則蒯之死不得為正矣何以加喜之罪而名之弑哉此蒯與衎之説非喜與蒯之説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衎殖以為不然則去而違之可矣既與之立則蒯者殖之君也喜者受命于殖者也孰有北面事之十有三年而不以為君者乎為衎則可以殺蒯為喜則不可以殺蒯此喜與衎之説也是以書蒯有三道

以衛言之既已與諸侯盟會矣不可以不謂之君以甯喜言之殖已立而君之矣喜受命而殺之不可以不成其為君以衎言之則公孫剽而已矣别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是故不以其正者害其不正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孫林父之邑叛者何叛于晉也晉於是彊戚田

葉子曰楚取宋彭城以封魚石而求入據人之地

以劫其君也晉取戚而納林父之叛私人之地以背其君也然而春秋不著晉之罪者彭城之罪在楚戚之罪在林父各以其重者書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何以言復歸易辭也甯喜援之公子鱄與之則其歸為易矣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荀吴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趙武之會也何以曰晉人不正其登叛人以謀其君且疆戚田故貶而人之也何以不沒公公亦與有貶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何以挈宋公殺世子母弟目君甚之也

晉人執衛甯喜

喜負弑君之罪晉不以討而以林父之愬執之非伯

討也故以人執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

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武公孫歸生石惡孔奐晉蔡衛陳大夫之三命者

也此向戍之請也不列向戍地于宋則向戍在焉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初欲納獻公公使公子鱄與喜言曰茍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獻公立而甯喜專公患之其大夫公孫免餘殺喜尸諸朝甯喜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定公之子獻公之母弟也獻公既背鱄之約而殺甯喜鱄不義其所為而去之終身不仕則衛侯之不

能兄也故目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此前會宋諸侯之大夫也始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乃如晉告武又如楚告建遂如齊如秦皆許之告於小國亦從故即宋為會而盟焉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受命于其君也於是中國不出夷狄不入而天下之兵熄則向戌之為也豹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再地

宋善之也葉子曰是會左氏得其事而不盡其義故言楚人衷甲及齊宋請邾滕晉楚爭先之事析西門蒙門為二盟與其本志不類穀梁知其義而不知其事故知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為異於溴梁之不臣然以豹不氏為恭則非是乃公羊則既不知事又不知義遂以為石惡在是而殆諸侯且公羊豈不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再見遂而不稱公子者乎衷僑之盟固已不能別此又適在公子鱄出奔之後

故以意逆之而歸惡於衛以此見三家之傳經蓋有知而不能詳詳而不能盡與不能知而意之者皆未嘗親得其所聞者也非深于經者不足與知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来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来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前未有書公在者此何以書危楚人以存公也葉子曰成公嘗以七月如晉明年三月致正月不書在晉昭公嘗以冬如晉明年夏致正月不書在晉諸侯以兩君之好相見於五服之内則何為焉而公之如楚過矣昭公於鄭不書在於乾侯書在以失國為危也公如晉不書在於楚書在以失中國為危也

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吴子餘祭

閽賤者也不言盜以吴子為不能保其身也古者使

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宫者守内刖者守囿髠者守積各不廢其材而任以職吴子刑越俘使皆守舟又即而觀焉非任官之道也賤者不列於君臣故不言盜弑吴子不君而輕其身故閽特言弑加之以君之辭而後見吴子之不君也弑則何以不言其君越俘不可以君吴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荀盈高止華定世叔儀公孫叚晉齊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城杞者何修舊也晉平公杞出故率諸侯為杞城諸侯以二王之後不以晉之私而共城之諸侯之善也

晉侯使士鞅来聘

士鞅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杞子來盟吴子使札來聘

札吴大夫之再命者也吴子始得以爵書進之也葉

子曰壽夢之子同母者四兄弟皆欲迭為君而致國于札札不受而去焉于是之魯之齊之鄭之衛之晉歷五國而後歸此札之賢也然則吳何以得進以吳而有札能以禮交於中國雖欲夷狄之不可也則吳之所為而已春秋之義或與其文或與其實楚丘之城非不善而文不得許其專吳子之聘未必善而文不得不與其進故札出僚得國闔廬卒以弒僚不以是罪札之來蓋其與之在此不在彼也公羊獨以為

賢季子者誤矣

秋九月燕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来聘

薳罷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二王後見重也

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夫景王之母弟也何以挈天王殺世子母弟目君

甚之也

王子瑕奔晉

瑕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有也何以知其自周出佞夫靈王之子其居固在京師矣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而不克景王立尹言多五子殺佞夫瑕以佞夫黨而奔晉其出固自周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

叔弓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宋共姬

共謚也内女為夫人葬未有舉謚者此何以書賢伯姬也葉子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死而謚周也謂士以下言也士則有爵矣葢謚者所以易名也葬而卒哭卒哭而諱必有謚焉然後可諱故曰謚者所以尊名也乃婦人則非有爵者也非當名者也安用謚乎周之后妃其遠者莫如姜嫄姜嫄無謚近者莫如大任大姒大任大姒無謚則周婦人未嘗有謚也魯夫

人謚自文姜始然其前已見聲子則非特夫人有謚

妾亦有謚矣不知為之者何時自是魯夫人無不謚

者至宋謚共姬則非特魯也凡諸侯皆謚矣故録共

姬之謚雖以表其賢然非所謚而謚之亦以著其失

則雖魯亦不得無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既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為亂以伐北門子

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絶矣非復

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葬未有言討賊者景公何以得葬正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蔡景公為大子般娶于楚而通焉般于是弑景公君子以為亂父子之大倫而絶人道者人亦得以絶之也葉子曰蔡固之惡子産葢知其必有子禍矣然父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固之惡雖大春秋其可以是免般而不討乎昔者齊景公嘗問政於孔子孔子

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孔子之為是也以景公繼弒君而不討崔杼者也然豈不曰君臣父子各得其正而後政可為者乎使臣臣而君不君子子而父不父雖其義有不可亂而為君與父之禍無時而可息也君子以是不以免般為嫌微致其意曰必君君而父父然後可以盡天下為臣與子之責則正身而齊家齊家以治國而天下無與為亂者矣

故以蔡固一見法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目事者此何以言宋災故為二王後見重也大夫何以皆書人欲歸宋財而後不能故貶而人之也大夫會而不終其約者多矣何獨責於澶淵救災恤患諸侯之義也人皆可以自致未有國而無財者也何必待會令勤十二國之衆而無一如其言豈皆

無是心哉待人而後為之爾孰有因人以為義者乎君子是以原其情而著其事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會葬非禮也禮天子葬同軌畢至有故則大夫會葬諸侯葬同盟畢至大夫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稱人以弑微者弑君之辭也

昭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子圍國弱齊惡公子招罕虎楚齊衛陳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尋宋之盟也楚何以先諸侯強也葉子

曰自襄以來晉主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侯蓋齊方與楚也雞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人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已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戌在三夷狄愈強雖齊亦為之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

鄆魯鄆也莒嘗侵之以號會而歸何以不言某歸受

命而歸非自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為魯鄆凡內取外邑不書內取外邑必先見伐不正其以伐取而後書也且莒鄆非邑附庸之國也則固不得為莒邑矣會以正月取以三月左氏謂三月諸大夫嘗同盟莒子𢡟于會亦非是會而盟未有不志于春秋者何為略而不書乎然則非取莒鄆以為附庸歟亦非也後見疆田屬為附庸則不疆田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景公之母弟也有寵于桓公而富景公立其母畏景公不能容曰弗去懼數其罪乃使之出以景公為不能也故目弟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去疾公子之未氏者也自齊齊有奉也自未有言入此何以言入逆辭也衛朔入于衛齊小白入于齊皆以不正奪正故謂之入莒犁比生去疾及展輿展輿

立而去疾奔其復國不得以歸言之則去疾亦奪展輿如衛朔齊小白者也

莒展輿出奔吴

展輿踰年之君也何以不書爵密州未葬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溝封之也帥師而城邑已强矣帥師而疆田又甚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羊穀梁作卷左氏作麇當從左氏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而麇之叔父也康王卒麇立圍欲篡國盖鄰國莫不知焉而麇莫之戒故卒弑之而以疾赴魯史有知之者矣春秋因其辭而書卒正麇之不能君也葉子曰臣弑君猶有不免于貶者歟曰此非圍之説有國之説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皆以其身受宗廟社稷之託必其身安而後天下國家可保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孔子傳之曰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天下之禍莫大於弑父與君使為人父與君者常能辨之于早如履霜而知堅冰則天下豈復有弑哉圍為令尹之始鄭子羽固知其必代麇矣及虢之會遂居諸侯大夫之上雖趙孟不能屈以二執戈者前則叔孫豹蔡子家鄭行人揮皆知其必君而非復公子也故其城犨櫟與郟則子產知其欲去黑肱伯州犂二人以行大事遠罷問政而不敢對

則叔孫豹知其與聞其意而佐之匿其情此其禍萌於即位之初而形見於鄰國之遠楚之君臣曾莫之慮而預為之圖則圍何憚而不為乎春秋以為圍之惡天下不患於不知而吾治天下之弒者為法亦已嚴矣適得一人焉可以為後世為人君者之戒是以不嫌於免圍而以麇一見法焉或者疑公羊穀梁書麇名不同春秋後見楚子麇卒為靈王非所謂圍乎以左氏之說為妄吾考于穀梁載慶封就戮之言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君與左氏之辭合則麇固圍之弒而圍之為靈王審矣圍與虔名錯見或曰圍即位而改為虔也

楚公子比出奔晉

公子比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韓起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鄭大夫之三命者也黑逐良霄已而復與子南爭室強盟薫隧子産不能討遂欲作亂去游氏而代其位子産聞而懼使吏數其三罪而誅之公孫黑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復者事未畢之辭也蓋晉以公弔少姜為非禮辭公而不見乃難辭以公復之為難也葉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是在周易所謂巽在牀下者君子不貴焉

諸侯之相朝固非禮矣自公即位二十三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有疾則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是豈晉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為少姜卒而往弔矣為季孫意如執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而弔嬖妾且為臣而親行則晉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莒人之愬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妄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于再至于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于外不得志于齊猶有望于晉以

為寄徬徨乎乾侯卒至于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愧也

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左氏作雨雹公羊穀梁作雨雪當從左氏記

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雨雪之為雹歟正月大雨雪非災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何以先諸侯主會也晉自悼公卒而平公立中國日益衰楚靈王方侈止許鄭以求諸侯平公不敢與之爭而從焉則中國幾于無霸也楚于是遂主會楚子先諸侯則何以不貶楚所以正諸侯也一人衡

行于天下武王恥之諸侯知晉平公不足霸則勿會而已會而先楚子遂使楚子得以爭中國則晉與諸侯之罪也葉子曰楚子始欲求合諸侯而未定問于子産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叛也當是時使晉稍强其誰敢與爭晉强而諸侯聽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而晉侯方溺于嬖寵豈復有志于中國哉楚偃然得專于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

不會自胡沈小國至于淮夷無不在楚于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非楚子所能為也黄池之會以夫差之强定公一歃之且不敢不聽而平公不能行之于申故特挈楚子而無貶辭所以見中國之無霸而憫諸侯之無能為也

楚人執徐子

徐吳出也楚方與吳爭强而不能服疑徐子為貳於

吴因會而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楚子既得志故復合諸侯以討吴何以言楚子伐吴

猶會申也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吴也何以言執齊慶封殺之慶封弑齊君而吴

納之伐吴所以為齊討也何以不言楚人殺齊慶封

不與楚子得討賊之辭也楚子亦一慶封爾故先名

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遂滅賴

賴國也孰滅之諸侯滅之也

九月取鄫

鄫莒附庸之國也莒前滅鄫取鄫何以復見莒復封之以為附庸也去疾立而不撫鄫故我取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者何不用也季氏始分公室作三軍叔孫氏為中軍叔孫豹卒復欲兼二氏故毁其軍四分公室而擇其二二子各取其一皆盡征而貢于公魯自是無賦矣何以不言復二軍魯初無二軍也葉子曰三軍之作叔孫豹初不欲也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葢知季氏之意後必有甚于此者矣故復竊其名以行其志中軍舍而季氏兼取其二則其舍有進于三軍者是以齊國書之役孟氏以孺子洩帥右師季氏以冉

求師右師各以其家臣為之將而叔孫武叔獨退而蒐乘則叔孫氏為無軍矣然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復以三軍伐莒見于昭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復以三軍伐邾見于哀則三軍之施舍時出而用之初不繫其所為將亦不必皆三家之臣但分其民與賦而已故作三軍而前已見四軍舍中軍而後復見三軍公羊穀梁或以為近正或以為近古者皆不知其事而意之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屈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申楚之執政也靈王弑君而不能討及使之圍朱方而不得志于慶封故吳復來伐疑其貳于吳而殺之屈申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之再命者也何以言牟婁及防茲牟婁私邑防茲公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越始與伐何以得稱人能從討吴則越為可進也諸侯不可從楚而可伐吴故不以從楚廢伐吴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

華合比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吴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

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孰暨之我也何以不言及齊平連而逮彼曰及率而強彼曰暨齊自慶封來奔遂走之吴楚為齊討慶封而我不會齊蓋有憾於我矣故我求齊率之以為平

叔孫婼于是如齊以涖盟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

叔孫婼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重殺君之世子也其曰陳侯之弟招者何陳哀公生世子偃師既又生公子留而嬖以留屬於招哀公疾招遂殺偃師而立留以哀公為親其弟而忘其子也故目弟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干徵師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徵師以哀公之赴于楚且告立君而以公子勝之愬不治招而殺徵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未逾年之君也其稱公子留者何留偃師之立也

不與留之得成君則是猶公子留也

秋蒐于紅

蒐春田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且非其地也何以不言公季孫意如復得政欲以動其民則非公之所為也葉子曰四時之田天子諸侯之常事也不書桓書大閱大閱冬事也冬田則狩也莊書治兵治兵秋事也秋田則獮也不記狩記大閱不記獮記治兵以其為之者不以田也桓書狩于郎莊書狩于禚不記大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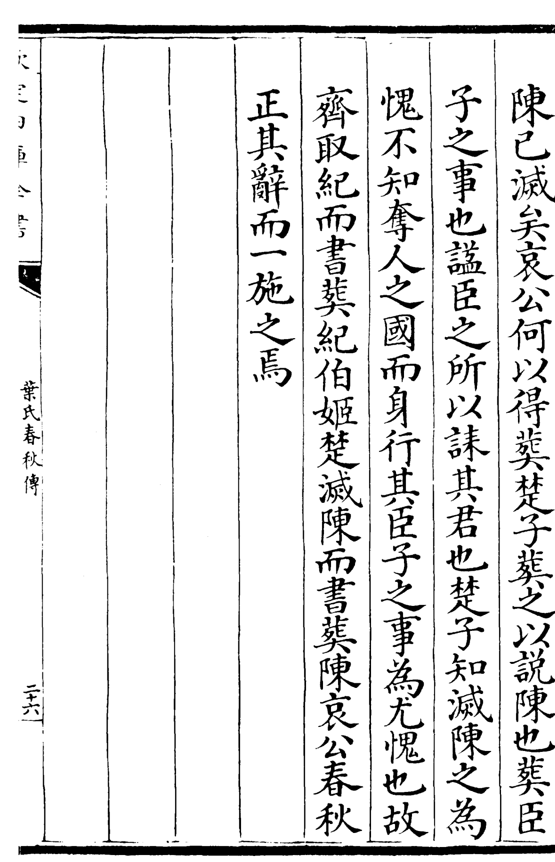
而記狩于郎于禚以其為之者不以武事也自莊而後田之不見于春秋者六世非皆廢而不舉其為之者以常事則不書也至昭而累書蒐大蒐者三定而累書大蒐者二是豈習武事者哉葢自季氏作三軍凡君之政皆在三家既而復舍中軍以為二公皆不得與焉臣之者三家也征之者三家也貢之者三家也則其所謂蒐與大蒐者皆自以閱其軍實而已是以自紅而後一名之曰蒐而加大焉亦非復先王春

田之事比蒲之役邾子來會公而不書公則此五書
皆不見公公非不與也以非公之為則不書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過陳大夫之三命者也過招之黨也哀公同以
留屬而殺偃師者楚既殺干徵師故招懼而歸罪於
過以說楚雖招之為固亦陳人之所欲討也大夫有
罪而衆殺之故以人殺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

陳孔奐

楚為偃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不殺招而放之則招之自免者亦不得行于公子過孔奐招之黨而反殺之故奐雖得討賊之辭而招不正其為放是以先名而後言放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者而已矣

葬陳哀公



陳已滅矣哀公何以得葬楚子葬之以説陳也葬臣子之事也謚臣之所以誄其君也楚子知滅陳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而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故齊取紀而書葬紀伯姬楚滅陳而書葬陳哀公春秋正其辭而一施之焉

春秋傳卷十七

春秋傳卷十八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二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存陳楚既滅陳而以其國災告君子以為陳非楚之所得有此陳災非楚災也故正其名以存陳也葉子曰春秋滅國多矣君子何獨於陳致意焉陳舜之後而天子以為三恪者

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而况其後乎陳亡而舜不祀矣楚滅六臧文仲聞之猶曰臯陶不祀忽諸此君子之所以欲存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仲孫貜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築郎囿

築囿者何包地以厲民也古者諸侯一囿成築鹿囿

已過矣今又於郎以築焉成公之囿以鹿名見從禽也昭公之囿以郎名見包地也其為民則俱已殆矣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施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意如吾大夫之三命者也師舉元帥其言意如弓貜者大夫强而各為師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

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誘者何詐之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伏甲而饗醉而執之葉子曰蔡人殺陳佗春秋以討賊之辭與之般負弒君之罪十有三年諸侯不能討而楚討焉然不得與陳佗同辭而楚子不免於名何也楚子且不可以討齊慶封何可以討般而況於詐之乎故衛侯燬

以誘滅邢侯名楚子虔以誘殺蔡侯名然則何以不
曰楚子虔誘執蔡侯般于申賤之也可與齊慶封同
辭不可與滕嬰齊同辭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公子弃疾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襄公之夫人也

大蒐于比蒲

蒐言大大比之禮也古者寓兵於農自五家之比為閭為族為黨為州而六鄉立焉自五人之伍為卒為兩為旅為師而六軍立焉四時之田以習武事者軍而已合兵與農而校其夫家之衆寡均土地閱老幼至於貢賦車輦無不盡治則三歲一脩之曰大比常時不書此何以書季氏之為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大蒐之為大比歟大蒐之禮以辨鼓鐸而已然而春秋之時晉作三軍以謀帥則謂之蒐鄭因火以簡兵則

謂之蒐有伐而告諸侯稱蒐有社而誇國容稱蒐者則非春田也大比也魯自作三軍三分公室取其二民之與賦猶有其一也至舍中軍四分公室而盡征之則民之與賦皆非公之所得有大蒐所以書豈以兵民之權盡在於季氏內以脅其君而外以威其敵者歟左氏以為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此非紅之事比蒲之為也故昭公以是而失位定公以是而得國彼無以制之則君之所廢置唯其所欲為昭十

有一年而再舉猶云可也定比年而迭舉則有甚焉哀公所以欲假越而為之謀者誠知其無以自為國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未踰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為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焉非以有歸也以為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為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為師焉者而已矣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鬬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鬬椒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

上也故以國殺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公子憖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之别種也晉何以舉國狄之也荀吳欲伐鮮虞偽會齊師而假道焉以入昔陽遂因其師而伐鮮虞詐而乗人以是為夷狄之道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季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費也南蒯季氏之家臣季平子不禮於南蒯謀出季氏立公子慭不克而叛於齊有季氏之強而後南蒯得以肆其惡以國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弑君未有言自者何以言公子比自晉歸於楚比歸而後楚子可得弑也靈公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公子弃疾召比脅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

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靈王無與處於是經而死故以比主弑也葉子曰召比脅而立之者弃疾也今以比主弑則弃疾為免歟春秋之義常加於人之所疑而不加於人之所不疑弃疾之罪固無得而逃矣比之非其謀則世或疑其可免焉使比知已之不可立效死而不聽則靈王固未遽死矣今告之謀而聽立之為王而從雖曰脅之終不以已之私易靈王之死則靈王之死非比為之爭治

弃疾則比免治比則弃疾不免君子於是以比主弒也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此討賊也何以言公子弃疾弃疾亦弒君者也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劉子王之中大夫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何以再地平丘善之也自申之會楚子主中國晉不復合諸侯者八年楚遂滅陳與蔡肆行於天下諸侯莫敢與之爭蓋晉政已衰矣雖齊之强猶且附楚及昭公立而為是會因以服齊返陳蔡之君劉子在焉蓋請於王而為之也於是齊聽命而陳吳蔡廬皆得復其國興滅國繼絶世而楚知中國之有霸君子是以善之也

公不與盟

公何以不與盟邾莒愬公而不得盟也不得盟則何以不諱恥不足恥也邾莒不共晉而曰魯朝夕伐我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於是辭公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寡君聞命矣君子以是為不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辭公非矣又執意如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蔡世子陳世子也何以曰蔡侯陳侯諸侯請於王而復之則君也何以不言復歸舊位已絶也君之則何以名復國之辭也内無君則何以復國之辭言之陳蔡已滅矣不名則無以别其為廬與吳也其言歸順辭也以王命復則其道為順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州來國也何以知其為國邑不言滅外取邑有見則

繫之國非有見則不書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意恢莒諸公子也何以不曰大夫非大夫也曷為以

國殺莒郊公立不慼其父之喪善意恢而惡公子鐸

鐸於是與蒲餘侯謀殺意恢而出郊公意恢之死郊

公之為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卒何以言有事於武宮籥入涖事而卒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涖事而卒事之變也大夫卒廢繹不廢祭以大夫為重而廢祭則忘尊以宗廟為重而不去樂則忘恩去樂卒事變之正也君子與焉葉子曰吾何以知在祭樂之中大夫卒不以告歟

昔者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衛侯以為社稷之臣曰若草疾雖當祭必告則當祭大夫卒不告當祭而告者以柳莊為之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戎蠻子何以不名兩夷狄之辭也以楚子為夷狄則誘殺不足誅以戎蠻子為夷狄則死不以正不足治所以絶於中國也

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公羊穀梁作戎左氏作之戎當從左氏不

正其詐周也晉欲伐戎而請於周曰欲有事於雒與三塗遂涉白棘津以滅陸渾是以謂之詐周故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記異也大辰大火也言孛之在大火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令尹陽匄卜戰不吉公子魴以上流欲戰故以楚及吳言楚之主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兩夷狄

之辭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陳所志也衛鄭以同日為異也

六月邾子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止非弒而言弒因其志以見正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止之不嘗藥既自以為罪矣是以因其志而正之也葉子曰趙盾與止皆加之弒者也而春秋之義不同趙盾加弒治之者也治之者所以戒天下之為人臣者也許止加弒與之者也與之者所以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也何以知許止之為與也董狐書盾弒盾始曰天乎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則盾未知

其過者也未知其過而不治則凡為人臣者皆得以自免故加之以弑使天下後世知有如盾者皆當與弑等故曰所以戒也許悼公死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斯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國人不以弑責止而止自責其志宜可與也故從而加之弑者使天下後世有如止者亦不敢自逃乎弑故曰所以勸也此悼公所以得葬於後如是而為人子之道盡矣故以許止一見法焉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發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公孫會曹大夫之三命者也奔未有言自者此何以言自强也鄸會之邑也會有罪曹人將治之不服而走其邑曹人廹之然後出奔其固自絶於曹也可言自鄸奔不可言自曹奔葉子曰臧武仲據防求後於

魯而後奔邾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武仲以求後而據防且不可會不服罪而走鄭其能免於春秋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羊穀梁作輒左氏作縶當從左氏春秋不以疾名人縶靈公之庶兄也其不立非疾也盜微者也有國不能保其兄而使微者得以殺之以靈公為不能弟也故目兄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蔡侯
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向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南里國中之南也叛者叛
於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
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閒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景王

葬天王不書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

王室亂

王室者何内也亂者何大夫爭立君也大夫爭立君

則何以言王室亂亂自内作非有亂之者也葉子曰厲王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而其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序詩者以為周室大壞幽王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而其詩曰苕之華芸其黄矣故序詩者以為閔周室之將亡王室之為言固天下之所本猶枝葉之有幹也然王子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而不言亂襄王猶在也乃景王崩敬王未立周盖未有君君之廢置唯劉單尹召毛五子之所為雖有王猛

之正而不得立則天下何適以聽命此君子所以志其亂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猛穆后之子大子壽之母弟也君薨稱子繫名王猛何以不言子與之以王而正其所得立也其曰以居于皇者何制在劉子單子也君者受顧命於先王而臣之所宜奉之者也立君而制於臣非立之道也皇畿内之邑言居則猛之所宜有也葉子曰吾何以

知猛之為正而得立歟猛大子之母弟而幼也朝庶子而長也魯襄公無嫡立敬歸之子野而卒季氏欲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穆叔曰不可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謂裯雖敬歸娣之子而非嫡則不宜立也楚平王無嫡子西為庶長昭王雖以為大子而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嫡也子西長立長則順謂子西與昭王皆非嫡而子西長則宜立也齊桓公以公子昭屬宋襄公桓公死齊人立武孟宋襄公

伐齊納公子昭而春秋不與焉晉人以趙盾納捷菑于邾邾人以貜且捷菑皆庶子而貜且長趙盾不克納而春秋與焉夫必大子之母弟而後可以繼大子則猛為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嫡而後可以立庶長則猛雖在朝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無嫡則立長是謂大子為嫡而欲以長奪猛夫安知大子母弟亦嫡哉此固朝之所以絕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西都郟鄏也其言入何難也朝猶在焉然則天子亦有難於天下乎不難則無以正朝之罪也故王猛入于王城言入天王入于成周言入

冬十月王子猛卒

曰王猛矣何以復言王子猛正終之辭也何以不言崩未踰年之王也葉子曰三家言猛事皆不同學者疑焉公羊穀梁皆謂猛為不得立不知其事而以春秋書入意之也左氏知其事矣而不能明其所得立

王子朝賔起有寵於景王劉伯蚠惡賔起之為人而欲殺之惡朝之言以為亂而欲去之是猛為大子已定于景王而朝以寵欲奪之也及景王崩劉單見王猛殺賔起而盟羣公子則猛固已即喪次之位而見羣臣矣故後謚之曰悼王然而春秋不書焉者不正其未踰年而得稱王也敬王猛之母弟亦立於劉單春秋正名之曰天王使猛而得踰年則豈不以天王名之哉凡春秋以尊者見卑者以不正者見正者王

子帶之亂見襄王不見子帶襄王尊也今猛與朝更為出入自猛居皇至于卒見猛不見朝則猛亦尊也朝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書敬王正也今猛立亦不書與敬王同猛亦正也唯尊且正則天下皆其所得居矣故襄王書居于鄭敬王書居于狄泉猛亦書居于皇其辭一施之則猛之得立其事與義固已具之矣豈三家未之思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婼以晉討邾人之愬使于晉晉侯執之使與邾大夫坐婼不從乃以其介當之而館婼於箕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晉人圍郊

郊朝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朝在焉圍郊所以圍朝也朝始作亂盖以郊要餞三邑之甲逐劉

子焉晉以籍談荀躒之師納王何以書人貶也納王而使大夫非勤王之道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夏齧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此救州來之師也何以直言敗公子光之詐戰也楚以六國之師救州來令尹子瑕卒而楚師熸光以遠越攝將賤而多寵政令不

一七國同役不同心乃請先犯胡沈陳以奔楚師詐之也六國之師何以不累數夷狄之辭也胡子髡沈子逞何以言滅死也陳夏齧何以言獲生得也凡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滅國我滅之故文在上君死自滅也故文在下

天王居于狄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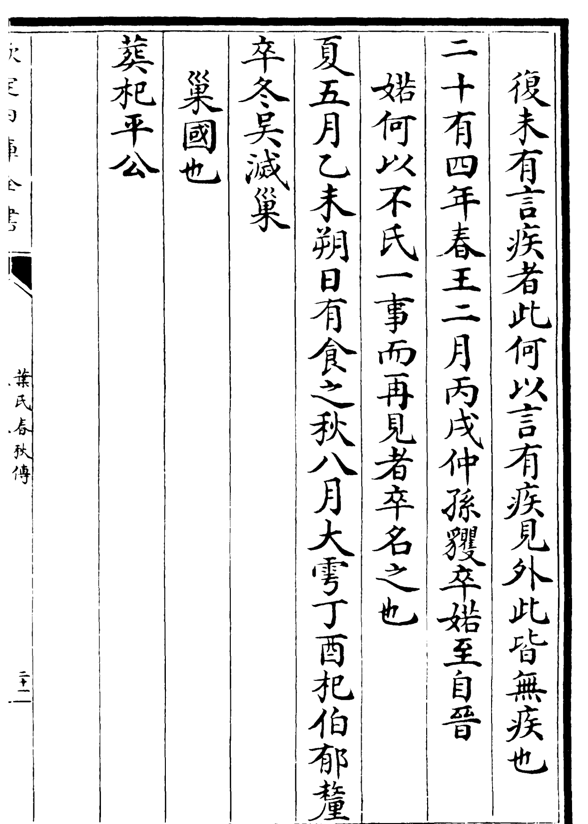
天王敬王也敬王猛之母弟所得立者也未三年則何以稱王曠年不可以無君踰年而稱者臣子之辭

也

尹氏立王子朝

王子朝何以書立不正其立也其言尹氏立者何見世卿也朝始敗而奔尹尹圉誘劉佗殺之敬王如劉尹辛復敗劉師而取西闈遂以立朝則立朝者尹氏非一人也是已王矣其猶曰王子朝者何不正其立則不與其得王稱也是猶王子朝云爾

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復未有言疾者此何以言有疾見外此皆無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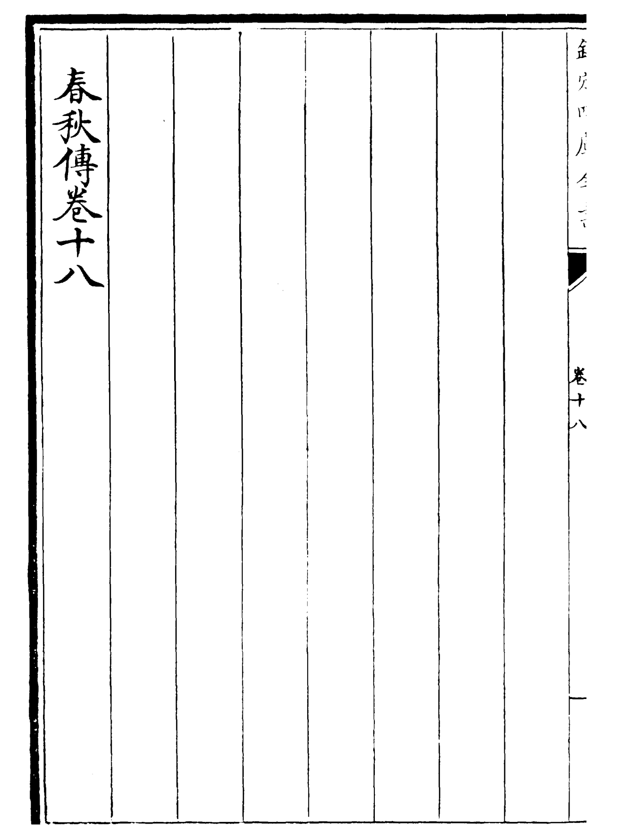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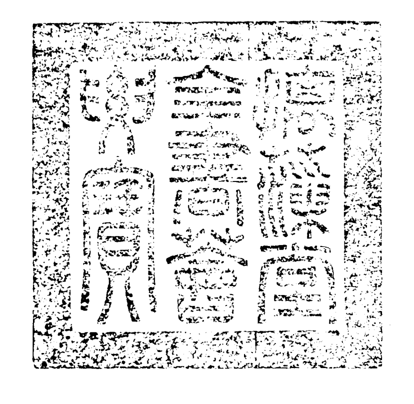
婼何以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巢國也

葬杞平公


春秋傳卷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舉人臣嚴　儀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葉氏春秋傳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二十九 經部

春秋傳卷十九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三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叔詣吾大夫之三命者也趙鞅樂大心北宮喜游吉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王室也敬王在狄

泉趙鞅合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蘖于曰天子蒙塵諸侯奔走以問官守禮也今周之無王四年矣而朝猶在此諸侯所宜奔走以共奬王室而討罪人也晉為盟主雖能合諸侯而不親㑹卒無所效其力而春秋之辭不加貶何也古者能齊家然後能正其國能正國然後能正天下今王室覺起於父子而禍成於兄弟春秋既書曰王室亂見其治家者如此固不足以正國則何以責諸侯之不能

正乎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子以爲使諸侯而至是者周實有以名之故緩諸侯而急王室盖將使有天下者得以自反也故於黄父一見法焉

有鸜鵒來巢

記異也鸜鵒非中國之禽宜穴而巢也葉子曰天有時地有氣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也天有時而生有時而殺草木有時以生有

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山有時以澤天時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故天失其時則書霣霜殺菽霣霜不殺草李梅實地失其氣則書鸜鵒來巢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而得雨則書雩既雩矣何以又雩非請雨也欲聚衆以逐季氏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奔也内不言奔若曰不有其地而自去云爾陽州齊地次于陽州待命于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弔也弔死曰弔弔生曰唁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何以書非正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鄆也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欲居公也公不能自有其地而齊取之以居公為公者病矣其挈齊侯者不能納公而徒取其地以居之非諸侯之道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公已出矣孰葬之以公命葬之也以公命葬者猶以為有公也葉子曰昭公既出魯之政盡在季氏矣然春秋交諸侯之事未嘗不書而王室與諸侯所當告者亦未嘗不赴蓋季氏避逐君之名而以公自出告

於諸侯凡國之事皆以公命行之而王室諸侯亦不以魯為無君而不赴故春秋所書與常法一施之將以見季氏雖有無君之心而不敢不畏於名王室諸侯亦不以季氏而亡公則公固非季氏之所能絕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既失守其宗廟矣何以書至春秋之辭也公雖居外而義不敢以外公故猶以在國之禮書之也

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成也附於季氏齊侯謀納公梁丘據取申豐之貨請先卜於成故公以齊師伐成而不能克公既失國而假人之師以伐私邑故挐公焉病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邾莒魯之怨杞伯不能自立久矣而何盟焉者著齊志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

成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子與朝皆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出也故與王子瑕之辭一施之何以知其齊自周出也王猛卒于王城而尹氏立朝王城亦王國也以別於成周爾及敬王入於成周而三子以朝奔楚則其出固自周也葉子曰或曰禮天子不言出朝嘗

立而君矣為其以不正非所得君也故春秋奪之不得與天王同辭是豈瑕之比歟非也君朝者誰子尹氏也春秋固未嘗與之夫不見與於春秋何君之云是亦周之大夫爾天子不言出非先君子之言也吾固論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稱國以弒衆弒君之辭也此闔廬之弒也何以言衆

僚以簒立衆之所弃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宛暱費無極之讒而求說於令尹囊瓦以其藏甲取賂譖之囊瓦信費氏讒而殺宛盡滅郤氏族黨郤宛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樂祁犁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謀納公也鄟陵之盟合三國而後不果今晉復合諸侯之大夫而士鞅取

貨於季氏脅宋衛亦無成然辭無所貶以公不能於季氏則未可責諸侯大夫之不能復公也葉子曰黄父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天子而有天下者也扈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諸侯而有一國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也次于乾侯待命于晉也公既不得於齊因扈之會故改而求之晉見公不得其所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齊侯嘗唁公矣此何以復唁公以公求晉而不獲也非徒吾不能納晉亦不能

納爾齊侯於是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

焉公於是復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

鄆潰

内未有言潰者此何以言潰見公之失民也始公出

齊國人如釋重負公之居鄆齊侯命之鄆人未必欲

也故公舍齊而適晉鄆人遂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故公留于乾侯中國不言在言在存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滅國不名内無君也徐子何以名賤之也吳子始伐
徐防山而水其城徐子斷髪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
子為唁而送之使邇臣廹其後徐子乃奔以徐子為
未服不獲而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

荀躒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謀納公也意如身為悪晉欲納公而意如何謀焉著晉志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嘗謀納公矣何以復唁公以季氏為不欲也葉子曰齊晉皆無意於納公者也夫諸侯失位自非得罪於其國而不能容則必有與之爭國而篡奪或權臣擅命而廹逐之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既無以討

其罪則諸侯力能正之則正之者義安得而不為乎故春秋凡納君而得其正者未嘗不與也頓子廹於陳而出奔楚人圍陳而納之春秋雖夷狄楚然猶書納頓子于頓盖善之以勸諸侯之義也方昭公之時見逐於季氏苟明君臣之義者孰不欲加誅於意如而大國先於齊晉晉為霸主尤諸侯之所服而聽命者也使果有意於納公一興師而季氏無不服矣而公徬徨於陽州乾侯之間者八年齊一為鄟陵之盟

而謀之於其怨與弱國晉一為適歷之會而謀之於其罪人中間雖晉合五國以會於扈而齊不與士鞅卒取魯貨而無成功晉侯不以為過也有意如不能問而徒取鄆圍成寄公於乾侯此豈其志哉故齊徒能使高張來唁其不得見於晉晉徒能使荀躒來唁其不得入於魯不知其責皆在於已而莫之為也故春秋據其實而書之未嘗加之辭亦以為不待貶絕而自見者非特發齊魯之隱使不得欺於當時見昭

公之暗且懦墮二國之計往來迭求至死而弗悟雖無季氏固未可保其國者也

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者何濫之黑肱也何以不言濫邾之别子非受封於天子者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内邑也魯羣公墓之所在孰取之公取之也公在

乾侯則何以取闞公以乾侯為不得其所故欲託於先公之墓以居也内邑則曷為謂之取以公不能自有其地猶取之外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韓不信仲幾世叔申國參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天子之都而諸侯

城之正也諸侯不自城而使大夫城非正也何以無貶辭以大夫有勤王之心不可貶也大封天子合衆之禮也古者天子無城成周而城天王固已病矣諸侯無封城成周諸侯固已違矣然而王室亂天子不能城諸侯而不能共其事大夫而能共其役變之正也雖欲加之辭不可也何以不言京師宗周亦京師也葉子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王室烏在城而後固與歲十一

月土功興司徒詔民司空詔事雖宮室溝洫道路之政皆在王而有城未有壞而至於脩也王畿之内凡徒役之政家一人歲三日功築不煩而民無所困其力城而有役未有勤民於民也然不幸而至於城諸侯不能共其事大夫不能共其役夫誰與王立者故義所可城城邢雖諸侯猶可況天子乎城楚丘雖遷而城猶可況不遷乎吾是以知其為變之正而通乎大夫之城者春秋之義也乃天王之病則自若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一

元年春王

何以不書正月元年正月所以正始也定之立不以正則其始不得為正也定公昭公之弟也昭公薨季孫意如廢大子公衍而立定公定公盖受國於季氏非受國於昭公也國不受於先君而受於權臣非正也大子不得位而弟得位亦非正也元年者定公之

年也定公以六月即位而得稱元年稱年者不以月
元可與也月者元年之月也可以其始稱元不可以
其始稱正正不可與也葉子曰舜避堯之子三年然
後踐天子位方其格文祖曰月正而不言正月未踐
位則不可言正月也武王伐紂二月而後克方其渡
孟津曰一月而不言正月其未克紂則不可言正月
也夫正之不可易如此雖舜之未得位武王之未得
國且猶不敢稱而況於定公乎如是而後知天子諸

侯不可輕以其位與人人亦不可輕受其位於天子諸侯雖有大臣亦不可以其權而輕予奪其君故以定公一見法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大夫之執也何以與霸主之辭一施之以霸主之令執也以霸主之令而執則何以言晉人役在王都仲幾不受功而執之不以歸之天子而歸霸主三月而後返諸京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于乾侯非正也故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正棺乎兩楹之間而後即位者喪次之嗣位也不書踰年以其正月朔即位者朝廟之君位也書而不日昭公薨至是踰年矣不嫌於一年二君則不必待踰年而即君位自癸亥至戊辰歷五

日殯之節也曠年不可以無君則以喪次之嗣位遂正朝廟之君位者變之正也故特書曰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煬公伯禽之子廟已毁矣毁而復立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記異且災也建酉之月而隕霜固異矣又殺菽焉不言草殺草不為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以雉門及兩觀災自雉門始也禮天子有兩觀諸侯

有臺門魯何以有兩觀周公之賜也

秋楚人伐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何以言新作有加其度也禮天子之門制路門不容

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魯雖得有庫門雉門以

天子皐門應門而為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豈有因

災而僭天子者歟故與南門之辭一施之子家駒言

魯僭天子之禮曰設兩觀設之為言有為為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孫姓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沈楚之與國也故晉以

不會召陵而討焉然以蔡怨楚因使伐沈蔡遂滅沈
而殺其君非道也是以沈子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
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楚囊瓦有美裘之怨於蔡
侯止蔡侯於南郢不歸者三年晉以蔡侯之請合十
八國之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以王臣臨之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辭諸侯固已失矣故公再合

諸侯而為此盟後亦無聞焉蔡侯於是求於吳而吳入郢中國無能為而後夷狄得以致其功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卷者何劉子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嘗主會以臨我天子為之赴而我喪之也何以不言爵寰內諸侯不言爵不得以爵見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劉文公

卷何以稱公主人之辭也古者卿六命賜官故卿得臣其邑大夫不得臣其邑得臣其邑則言公不得臣其邑則言主公者君也故曰大夫不稱君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蔡以楚圍請救於吳吳子為之興師故以蔡侯吳子及楚人言蔡之主戰也吳何以稱子進之也召陵之會卑黜之盟諸侯既無能為吳子能為之出師一戰而復楚讎則中國之不若也其曰蔡侯以吳子何言吳子之為蔡用也此楚囊瓦之師也何以稱楚人貶而人之曰是拘蔡侯者也

楚囊瓦出奔鄭

囊瓦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庚辰吳入郢

吳何以復稱國夷狄之也吳既入郢以班處于楚王之宫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葢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也何以不言楚既狄之矣不使得與諸侯入國之辭同故不以楚與之是入郢而已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我歸之也我何以歸粟於蔡蔡圍於楚而饑

諸侯相與共歸之也諸侯歸之則何以獨言我救災

恤患諸侯之道人得自為者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之自名者也名從主人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葉子曰學者言春秋内大夫弑君皆貶不書卒是以

公子翬不書卒仲遂卒有為而書之也故以意如書

卒為正其為定公之大夫以見定公不討賊而賞私

勞吾以為不然弑君之賊以為君貶之而不卒邪則桓公與翬同惡者也桓公既以弑立而進翬為三命稱公子其為大夫可知矣安有生以為大夫而死反追其罪不以大夫卒之乎以為春秋貶之而不卒邪則翬進三命之大夫尚不以責桓而書卒意如之為大夫當從先君而不革乃反責之為大夫而卒之乎二義皆無當春秋不輕以弑加人昭公雖以意如逐君而死於外正以為弑則春秋宜有別矣楚公子比

從弃疾之立靈王縊而死以公子比主弑盖靈公之死由比也今昭公不以逐而死不得其正謂意如為弑可乎然則翬弑而春秋無貶文以桓公主弑也遂弑而春秋無貶文以宣公主弑也貶翬遂則桓宣得以免矣意如之罪異於二人春秋於昭公書季孫意如固不待貶絶而自見穏其惡定公而不書正月所以誅意如者已盡而定公終身不得為正其貶之亦孰大於是則治定公與意如者不在其卒意如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不敢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使舉上客季孫斯仲孫
何忌何以並見非使介也以二卿並出也聘則何以

使二卿出非常聘也為陽虎請已也陽虎欲作亂謀殺三桓取魯國因季孫斯獻鄭俘强使仲孫何忌報夫人之幣與之俱以為後圖於是何忌謂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季孫斯盖畏虎而不能止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祁犂使晉嘗主於范鞅及是趙簡子逆而飲之酒范氏趙氏方交惡范鞅怒以其私告於晉侯曰祁犂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而私飲酒於趙氏不敬二君乃
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城中城

中城公宫之城也三家既張公懼於為亂故脩中城
以備之不正其脅於彊臣而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内邑也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鄆也
其事則史失之矣其曰仲孫忌者何仲孫何忌也不

曰何忌闕文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

行人北宫結以侵衛

北宫結衛大夫之三命者也鹹之會齊侯召衛侯衛

侯欲叛晉而事齊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宫結使

齊私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於是執

結以侵衛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為順橫為逆先公者何閔公

也孰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為逆祀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說於魯人何以不言陽虎不與陽虎得主宗廟也禘則何以謂之祀禘非陽虎之所得為也閔公則何以謂之先公閔公非陽虎之所得正也是非為宗廟之禮者曰從祀先公云爾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何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魯之分器

也古者天子分寶玉于同姓之邦時庸展親諸侯分守之以為寶焉盜者何陽虎也陽虎何以謂之盜取非其有也陽虎欲誅季氏不克故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奔齊何以書天子之命器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得者何不求而獲也惡得之陽虎歸諸堤下而得之也何以不目堤下大寶玉大弓也失之書得之書所以為重者不在地也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
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虎挾之以入
齊龜陰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我故會
而復歸之何以書善公之有以得齊也葉子曰三田
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齊

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始齊以國夏帥師伐我我報而侵之者再自是遂不復交兵及陽虎叛而奔齊請師以伐曰三加必取之齊侯以鮑國之言而止遂執陽虎是時晉政已衰平公不能主諸侯故公德齊叛晉而與之平則齊魯固相與為好矣是以夾谷會而不盟使齊果有意於得魯則方陽虎之奔因之可以乘其間何舍是不為而反俛倖一旦之勝乎孔子在齊十餘

年景公欲以尼谿田封之晏子止焉齊大夫盖有欲害孔子者則齊之君臣固不足以知孔子使其知之必不肯以裔夷之俘行其詐使其不知則何畏乎一言而為之退乎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吾以此言為猶近孔子之用於魯盖未嘗得盡行其志也使孔子而得盡行其志其為魯者必有道矣何必危其身以要人之所不可必其曰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侏與夫優施手足

異門而出者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沫者曹沫之事尚不足信而況於孔子二氏不能辨盖欲尊孔子而反卑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叔孫州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郈叔孫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郈也叔孫成子初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可武叔立以公若為郈宰而使侯犯殺之弗能其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於齊有叔孫氏之彊而後南蒯得以肆其惡以國為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子地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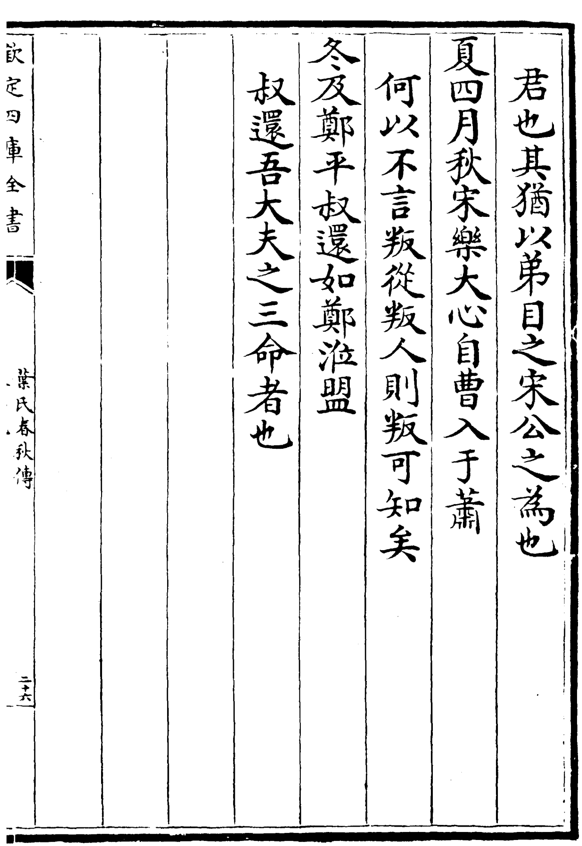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景公之母弟也仲佗石彄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暨

强也景公嬖桓魋而與其母兄公子地爭辰教地使出奔避公以為禮而公弗止辰為之請而公弗聽辰曰是我欺其兄也乃强仲佗石彄奔陳以要公以景公為不能兄也故目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辰自陳入于蕭將以正桓魋也仲佗石彄與公子地從辰入蕭則非强也故言及何以言叛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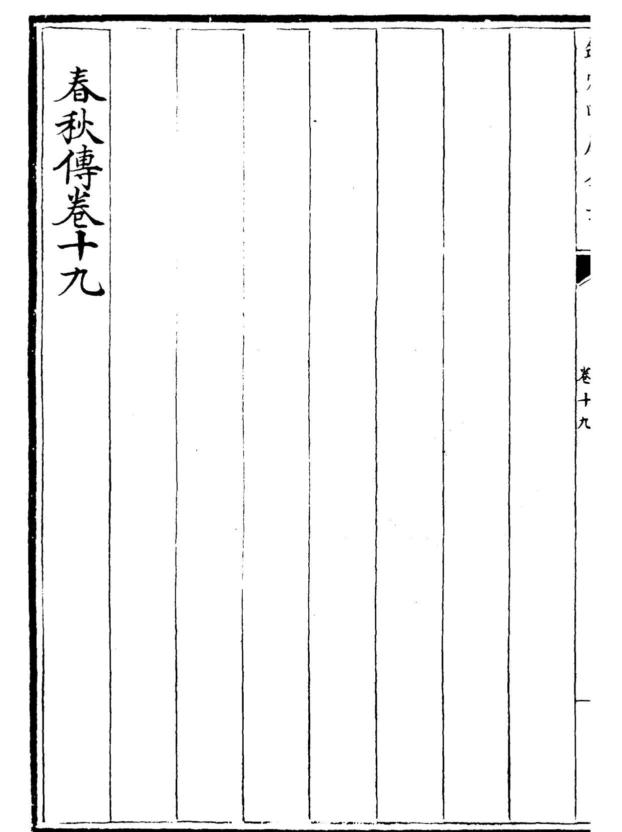
君也其猶以弟目之宋公之為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何以不言叛從叛人則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叔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春秋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三十　經部

春秋傳卷二十

宋　葉夢得　撰

定公二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者何毁其城也葉子曰左氏言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然歟非也三家之强久矣昭公欲殺季氏無以為之謀至於失國春秋未嘗與焉今仲由

陪臣而季氏之隸也夫安得墮其主邑而併二都得以治之乎或以為孔子為政於魯而以命仲由方是時三家猶彊孔子雖為司寇而未嘗得行其志正使為之亦有道矣何至以家臣謀其主反使不服而犯上此豈孔子之術哉以吾考之自陽虎叛季孫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不得意於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得意於州仇則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為計而欲去其險爾是以郈帥師

主州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盖懼二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畀之者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彄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隳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内不書至此何以書至危公也成黨季氏以逐昭公
復結齊以救季氏𤰞公室而犯其君於二氏為尤甚
郈費各叛其主故二氏皆自為之謀矣成獨未嘗叛
則墮成非季氏之欲也故公斂處父以為無成是無
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於是自圍成家臣而叛
其主固已彊矣陪臣而叛其君彊孰甚焉以公為危
矣内書至惟桓會戎于唐與此而二葢視之猶夷狄
然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

有鹿囿矣又築郎囿焉有郎囿矣又築蛇淵囿焉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趙鞅之邑也荀寅士吉射謀作亂鞅據其邑以逐君側之惡人焉此家邑也何以言入逆辭也以其入之道為逆也何以謂之叛以地要君非君命而擅興師則是叛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士吉射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朝歌晉之邑也

晉趙鞅歸于晉

荀寅士吉射奔則鞅釋兵而復其位矣此叛者也何以言歸順辭也以其歸之道為順也葉子曰春秋之責臣子可謂嚴矣昔者太甲立而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鬻拳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君子以為愛君人臣之事君有不幸不得道其常如伊尹鬻拳者雖其志不失為愛君然要不可為天下法是故鞅之事雖逐寅吉射而晉少安不得為不忠然據邑而有其地專兵而有其權亦不得為臣之道君子將與之則亂臣賊子必有假之以劫其君不與之則惡人在君側而大臣不能正國終無與為者也是以治其始則正之以

名而書叛原其終則察之以情而書歸使逆順兩得其道而不相廢則涖經事者不失其宜遭變事者不失其權矣故以鞅一見法焉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公叔戍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趙陽出奔宋

趙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子結公孫佗人楚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滅國未有言兩國之師者惡楚也楚甞圍陳以納頓子矣今以陳怨而滅頓為人而滅者甚於已之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

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王之上士也脤祭肉也古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脭曰脤熟曰膰前未有言歸脤者此何以書善王命也自王季子來王命不復加於魯矣見天子所存猶有祭與號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見辰不見公子地仲佗石彄以景公為不可正而辰

獨去之也故終以弟言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來會會于比蒲也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盖約信以命事焉蒐而會之非禮也會公云爾

城莒父及霄

秋而城畏晉也以莒父及霄小大之辭也葉子曰是歲無冬盖定公至是而終矣定公之立以季氏故元年不書正月自二年而書正月不得已而與之正也

然定公終不可以為正故於其終復去一時其始無正言其不得受之於王也其終無冬言其不得承之於天也桓公之罪大故絶其二時因其聘與朝而正焉定公之罪小故絶其一時其在人者無所與責也則正其終而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也不敬之道甚於食角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何以郊五卜而從也五卜強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諸侯有大寢有小寢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

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薨哀未成君未致之為夫人也非夫人則何以書卒哀已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定姒者何未致之為夫人則繫之定也未致之為夫

人何以得繫之定哀公將致之則不以妾母葬之也
曾子嘗問於孔子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子曰
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定姒後公
葬非禮也

冬城漆

不時也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此伐邾三卿也何以不言季孫斯季氏彊也古者唯天子三公不與諸侯盟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畢邾子而不與盟以季孫斯為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何與其納也君薨矣蒯聵何以稱世子明正也輙不得受命於王父則蒯聵之世其國者正也葉子曰左氏載蒯聵使戲陽速殺南子之事然歟非也子路嘗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推而下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使蒯聵果欲殺南子則弑母之賊也安有

弑母之賊許之以繼世而謂之名正而言順乎是故夫子不為衛君子貢固知之矣蓋蒯聵始以南子召宋朝聞宋人之歌而醜之其歸必有正南子者而南子愧焉故欲加之罪誣以殺已爾戲陽速附之者也左氏不能辨遂以為實公羊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乃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夫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此亦左氏之言

從公羊之說固不可以為訓以左氏為正則輒非靈

公之所立亦安得為受命於王父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趙鞅以兵車之旆先陳而會鄭師故以趙鞅及罕達

言鞅之主戰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

公子駟

公子駟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楚圍蔡以報柏舉之役蔡人辨男女以聽命楚使遷於江漢之間而還蔡以駟謀復請於吳以遷州來而不果吳人將襲之乃殺駟以說吳公子駟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曼姑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石曼姑之師也何以先齊國夏不使子加於父也何以不言衛戚不外戚於蒯聵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桓公僖公之宮也曷為以諡舉之遠也遠則何以不毀三家之為也禮諸侯五廟自襄數之至成於太祖之廟為五三家皆出於桓及僖而始大是以存而不毀三家之私也何以不言及尊相敵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以夏而城畏晉也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霄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瑕蓋莊宣二

君而書城者各一隱桓文成四君而書城者各再至襄以來求於城者始亟襄一君而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間而書城者七則定哀守其國者如是而已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髡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孫獵蔡大夫之三命者也以人放者放有罪之辭

也州來之役以公子駟不即遷既殺駟以說吳獵復放于吳皆有累於駟者其事則史失之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盜賤者也何以不言弒其君賤者不得列於君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辰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霍蔡大夫之三命者也蔡侯之弒春秋書盜而左氏以為大夫公孫翩大夫不得言盜非是其事史失之矣公孫辰與姓霍蓋盜黨蔡於是逐辰而殺二人公孫姓公孫霍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蠻氏潰出奔於晉楚人以師臨上雒索於

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晉人於是執戎蠻子而歸於楚若京師然然非伯討
也故以人執赤何以名不返也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古者天子必存亡國之社屋其上而柴
其下以為廟屏戒魯何得有亳社周公之賜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不書此何以書著喪禮也以月計者數閏以年計者不數閏葬者計月不計年以景公葬為得節一見正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陽生齊景公之世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道則逆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乞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殺荼於駘者朱毛也曷為以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既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不嬻於免朱毛而陳乞之罪不可以

不正春秋之義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向巢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瑗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曼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郛者伐郛而入也何以不言公諱之也師入郛處其公宮與吳入郢之師何擇焉以公為一闔閭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弘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何以不書滅惡宋公也曹文之昭也武王殺紂立武庚武庚叛復立微子於宋以代商後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賓之弗臣曹伯雖失德然於宋未

有罪也宋以向巢伐之固已過矣既又圍之歷三時而卒入焉虜曹伯歸而殺之遂以滅曹君子以宋為忘武王之德矣故書其始入不書其終滅不使曹得滅於宋也虢未滅而虞師晉師先書滅夏陽罪在滅者也曹已滅而宋公不書滅罪在滅之者也

吳伐我

何以不言鄫至於城下也初鄫人道吳師以克武城遂自蠶室庚宗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吳人行成

始為城下之盟而還以我為耻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外取内邑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公前入邾固非道矣至是猶未釋也邾齊之出將為之伐我焉故公賂二邑以求免於是歸邾子益葉子曰讙闡之事吾何以不證於左氏而證之穀梁歟陽生娶於季氏非内女不書則有之矣而齊以季姬故來伐我及我與齊平則不得不見經也而皆不書且季魴侯之罪使公治

之而齊罷婚可矣公何罪而受伐焉男女之別人倫之大也誠以有罪來討亦安可以賂而復合又從而嬖之非人情也若曰以執邾子而取邑釋邾子而歸邑則春秋之世所應有故公羊亦云吾是以知穀梁之為近實也

歸邾子益于邾

諸侯虜而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言歸與內也我既與吳盟故釋邾子而返之其言歸何易辭也我脅於

吳而聽焉則其歸為易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此其為賂也曷為歸之邾子歸也何以不言我其與之耻其歸之耻不可以我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衆人而盡獲之也雍丘宋邑也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不克大敗宋於是取鄭師唯使能

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則鄭之免者無幾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

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

葉子曰諸侯弑而以疾告春秋從而書卒見於左氏

者三吾信其一不信其二吾豈苟然哉楚麇之弑見

於圍之行事而慶封亦言之此吾之所信也鄭髡頑

之弑吾既言之矣齊陽生之弑吾亦未知其說夫弑君之惡亦大矣自非亂臣賊子欲簒而爭國則必彊宗大家挾權專政而肆其虐今陽生左氏不言其故直曰赴于吳師而已未見陽生取弑於齊者也其赴於吳以為同好而告之邪則兵方交非以為好也將畏吳而求說邪吾既卒能敗之何懼而遽弑君乎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以為恤其災而哀之邪則宜不伐喪而返也將必自海而伐之則何為而哭乎既

無當於人情而齊未有討弑君之賊者春秋乃書葬則陽生固未嘗弑也姑以為從赴告則非春秋之法此吾之所不信者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國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猶吳之言伐我也冉求之師入齊軍孟孺子奔齊人從之遂涉泗冉求之師

獲齊師甲首八十齊師乃宵遁則至於城下矣是非我之所耻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會吳伐齊齊人不服國書將中軍皆欲死戰故以國書及吳言齊之主戰也獲國書死於敵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隐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軍賦也古者自甸而上有軍賦成公作丘甲其厲民固已甚矣用田賦則凡受田者皆有賦雖井猶不免焉用者何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於是季孫肥使冉有訪於孔子子曰君子

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猒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其是之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何以不曰夫人昭公取於

吴諱取同姓也古者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别男女也諱取同姓則何以謂之孟子疑辭也若宋女然何以不言薨疑其為夫人則不可以言薨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孟子之為宋姓歟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孟子云者魯人之辭也宋魯婚姻之國故因之以為稱春秋從而不革史也其書吴則義之云爾孔子所以為法受過焉是以陳司敗嘗問於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子曰

知禮陳司敗曰君取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公會吴于槖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獲之也嵒宋鄭之隙地也鄭人城嵒以處宋之叛族向巢伐而圍嵒鄭罕達復圍之宋以桓魋救其師罕

違徇其師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逌而歸鄭於是取宋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為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會未有言及者此何以言及會兩伯之辭也吳何以謂之伯進吳子也吳子與晉會黄池晉侯問師故吳子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今君將不長弟以力征於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用親聽會晉侯以

具僭王稱使復命曰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孤以下無所逃罪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子許諾辭尊稱居卑稱乃退而會吳先歃晉侯亞之吳遂以伯君子以是進吳子也何以先晉侯不使吳子得主中國也葉子曰吳楚皆習夷狄者也吳晩見春秋抑之常甚於楚楚屢會中國以長諸侯皆不免

於貶雖莊王之賢不得一以伯稱吳自季札之聘柏舉之戰僅得以爵見然與中國會未嘗不殊唯一見於戚者下與鄫人齒而已今夫差胡為遽許之以伯哉盖莊王之會欲以强奪諸侯而陵晉夫差之會欲以禮尊天子而責晉從莊王之義則楚人必至有中國從夫差之義則吳人必能尊中國此其所以異也夫差之志雖未必然而春秋之義盖以其道不以其人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㚇許元公

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記異也何以不言次旦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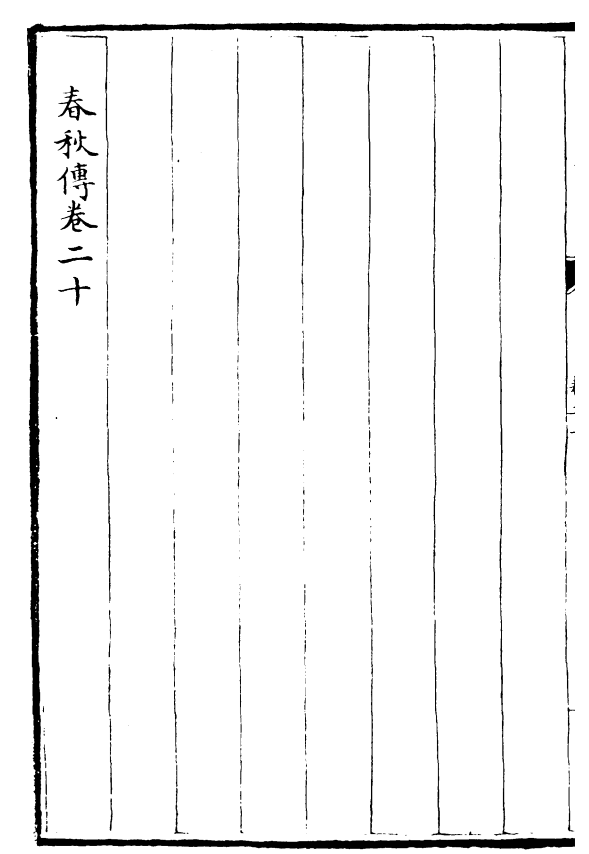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國之西也孰狩之公也何以不言地不使麟得為地有也何以不言公不使麟得為公獲也公狩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於是感而作春秋何感焉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不至而狩獲之子曰吾道窮矣此春秋所以感麟也故以是始亦以是終葉子曰春秋以獲麟為終始吾既言之矣四靈

王者之物也然易以乾言聖人之進退而六爻皆取象於龍其在初六曰潛龍勿用楚狂接輿比孔子於鳳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是四物者皆聖人以為類則麟非孔子以自說者歟龍非時而隱謂之潛鳳非時而出謂之衰則麟非王者不見而人獲之固麟德之衰也孔子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其亦出非其時而人以為不祥者歟道之廢興君子之用舍天也孔子蓋自任之矣故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然求之天下而卒不得則天宜無意於斯也是以不復夢見周公則知其衰鳳鳥不至則知其已及顏淵死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此麟之獲所以為吾道之窮也春秋有闕一時而不書者矣有闕二時而不書者矣此責之於時君者也未有闕三時而不書者焉獲麟而闕三時不書其意若曰春秋吾以無王而著一王之法者也天下之所宗者王也王之所承

者天也王者既不作則所謂承天者終何以見乎此其所以獨以春首時而不書王正月一見獲麟而闕其三時非明王者之事而盡天人之道者未足與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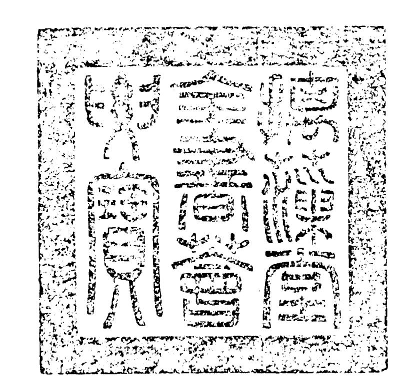


春秋傳卷二十

先祖左丞著春秋讞攷傳三書自序云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攺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以併刊三書於南劒郡齋開禧乙丑嵗九月一日孫朝散郎權發遣劒南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筠謹書

右春秋讞攷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為新經之説既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為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絶學之餘所以闢邪説

黙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為不淺也公之聞孫来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盖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校勘文林郎南劒州軍事判官眞德秀謹書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吴魯田